

★ 家人

太行烽火中的爱情绝唱

■ 章熙建

★ 那年那时

疾风掠过，浓烟翻卷，清脆的枪声瞬时撕裂山谷的静谧。

那是1942年6月2日黄昏，太行山东麓道土帽峰顶。日寇战战兢兢地靠近一个洞穴。蓦地，洞中传出“砰砰砰”3声枪响，两个鬼子顿时毙命。紧接着，一个矫健身影冲出山洞，纵身一跃，跳下了深谷。

八路军女战士黄君珏，用她壮烈的一跃，践行了誓言——“宁死不当日寇的俘虏！”

黄君珏不知道，就在相邻山顶的一个洞口，一个人正痛苦地紧盯着这一切。那是她的丈夫，也是她的战友王默馨。似乎伸手就可挽住眼前如同纸鸢般飘逝的至爱生命，但那一刻的王默馨只能紧咬牙关，纵是撕心裂肺也一声难发。因为同样身陷重围的他，还担负着保护党组织秘密文件的重任。



王默馨与黄君珏的合影。

作者提供

1937年5月的一个清晨，一身靛青长衫、手提棕黄皮箱的王默馨出现在武汉江汉码头。根据党组织的安排，他将与一位未曾谋面的女同志扮作夫妻，搭乘汽轮转移到长沙开展地下工作。约定的接头暗号是各执一份卷成圆筒的《申报》，报头处撕开3个缺口。

登上汽轮甲板，王默馨只是轻微抬眼，便注意到一个人。一个姑娘端坐在长条椅上，十指相扣握着报纸卷筒，身边座位上搁着一只紫色柳条箱，上搭一件紫紫色呢子大衣，让人感觉是在占位等人。王默馨径直走过去倾身道：“我来了。”姑娘拿起椅子上的箱子和大衣放到身前，王默馨顺势坐在空位上，掀了掀搭在臂弯上的夹克衫。姑娘看见藏在夹克衫下的《申报》卷筒正与约定的暗号吻合，便嫣然一笑……这就是这对烽火恋人的初见。

1937年6月的长沙，已绝非安宁之地。战争的硝烟虽然尚未袭来，但阴晦的乌云已然笼罩。黄君珏和王默馨匆匆赶到预定地点，随即着手筹备开办抗日救亡工作站。

经过黄君珏昼夜奔走、筹集钱物，湖南妇女难民工厂很快就在座落偏僻的祠堂里挂牌开张。王默馨负责相关联络，拟制物资输送计划，获取运输车辆和通行证，将物资秘密送出。

转眼进入隆冬。一天夜晚，突降大雪，去码头接运棉布的黄君珏迟迟未归。等到子夜，仍无讯息，王默馨朝码头方向赶去。随后，他看见一辆卡车抛锚在路边。凛冽的寒风中，黄君珏正拎着马灯，专注地给修车的司机打下手，手上沾满了油污。汽车修好后，王默馨将黄君珏拥进怀中，用自己的体温帮她驱寒。那一刻，一向端庄矜持的黄君珏没有拒绝，只是羞涩而温柔地把头埋进王默馨的怀里。

这是患难之中的战友真情，更是烽火岁月中的纯真爱情。1938年元宵节，

经党组织批准，这对携手战斗的革命情侣正式结为夫妻。

1938年5月，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派遣，新婚燕尔的黄君珏和王默馨离开长沙远赴河北，进入驻扎冀南的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宣传教育工作。

此时，南京已经沦陷，黄君珏的父母已迁往武汉。黄君珏和王默馨走水路由长沙到武汉，再转陆路北行。此行，黄君珏得以与家人短暂团聚，王默馨亦得以拜见尚未谋面的岳父岳母。

战火中的重逢满是悲感。父母的忧伤如利刃般，戳在黄君珏的心上。她“扑通”一下跪倒在地，紧抱着母亲颤抖的双膝流泪说：“妈妈，女儿要去打日本鬼子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请您原谅女儿的不孝。”

翌日清晨，黄君珏和王默馨辞别双亲启程北上。然而，这项推动团结抗日的特殊使命刚刚起步，国民党顽固派便频频制造摩擦。1939年4月初，党组织果断命令黄君珏和王默馨转移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。

经过20多天跋涉，黄君珏与王默馨进入山西沁县境内，被分配到《新华日报》。黄君珏担任总会会计师兼经理部主任，王默馨担任电务科科长。

1939年5月，日寇占领沁县县城，分社被迫转移至距县城50公里的南泉乡计刀岩村。分社设备物资极其匮乏，而任务又极其繁重。跑田头、钻丛林、访村民、找工匠……仅3天时间，黄君珏将一份详细的自救方案递到了社长何云手上。1939年端午节的清晨，华北《新华日报》文具厂挂牌开业。开办仅两个月，他们就实现纸张和油墨自给有余。1940

年元旦，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发行一周年时，发行量从2万份猛增到近5万份，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嘹亮的“鼓励前进的号角”。

时隔多年后，有个场景仍然深深地刻在王默馨的心底——拿到刚印出的报纸，黄君珏总会捏着报纸的边沿轻柔地展开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闻闻报上的油墨味，眉宇间露出满满的欣慰。在王默馨看来，那是一种如同母亲闻到孩子身上的奶香味而深感亲切贴心的感觉，那是一个英雄战士纯真而又崇高的革命情怀……

1942年5月，日寇直扑驻山西辽县的八路军总部机关营地。此时，已搬迁到辽县的华北《新华日报》提前获得情报，迅速转移到敌人的侧翼。黄君珏负责组织印刷设备和纸张材料的运输。

5月25日，日寇对八路军总部机关和直属部队形成合围。华北《新华日报》全体人员编成6支小分队分路穿插突围。其中，社长何云率总编室及电务科为一路，黄君珏则带经理部及后勤科为一路。

28日黎明时分，何云率领的小分队在翻越一道险峻山岭时，与敌人迎面遭遇。何云身中数弹，壮烈牺牲。王默馨和战友们且战且退，进入河北涉县地域。激战中，王默馨大腿中弹，战友背起他爬上一座高山，躲进山顶的山洞中。

进入山洞后，王默馨立即用双手刨了个泥坑，将何云牺牲前交付他保管的秘密文件埋入地下，这才稍稍喘了一口气。他趴在洞口边让战友帮着包扎伤口，边向外观察敌人的动向，心里在默祷祈祷妻子能够突出重围、化

险为夷。

然而，战况并未如王默馨所愿。5月26日午后，黄君珏带领小分队的8个同志留在最后，匆匆掩埋了设备、材料和两万元根据地钞票，这才赶紧踏上突围之路。经过6个昼夜枪林弹雨中的左突右闯，他们终于到达晋冀交界的河北涉县。

6月1日傍晚，小分队刚从一个峡谷奔出数公里时，偏西南的山上突然传来一阵激烈枪声。不一会儿，日寇迎面冲来。黄君珏立即带领大家掉头往回奔，指挥战士们闪身入林，一口气攀爬到高耸的山顶，却发现悬崖下有个天然山洞。山洞纵深很小，仅可容身数人。黄君珏当即让怀有身孕的军医韩瑞和15岁的译电员王健藏身洞中，其他同志则翻过峭崖分散隐蔽。因为9人中只有黄君珏佩戴手枪，她决定留下护卫两个女战士。

这座峭崖笔立的山峰，正是河北涉县庄子岭的道土帽峰。尾随追赶的日寇发现目标失踪，第二天清晨就在庄子岭周围展开拉网式搜索。下午2时许，日寇发现了黄君珏3人藏身的洞穴。

临近黄昏，残阳如血。日寇先是往洞口扔手榴弹，但落到窄小的平台上没等爆炸就滚下了悬崖。他们又点燃几捆柴草，用绳子垂放到洞口。霎时间，山洞上火舌蹿卷，浓烟翻滚。战士们被呛得喘不过气来。黄君珏看了一下弹夹，咬着牙对战友们说：“我还有3颗子弹，再拼掉他两个鬼子，宁死也不当日寇的俘虏！”

眼见悬崖下不见了动静，几个日寇战战兢兢地端枪摸到洞口。蓦地，山洞中传出3声枪响，两个鬼子中弹坠入深谷，剩余的日寇慌忙趴下开枪射击。就在这瞬间，洞中一个矫健身影飞身冲出，跳下了悬崖。

黄君珏的壮烈一跃，令日寇魂飞魄散，仓皇地向山洞里连投数颗手榴弹。

韩瑞和王健两个英雄战士双双倒在了血泊中。

四

那是一个让人肝肠寸断的瞬间。相距仅50多米的另一座山峰的山洞口，全程目睹妻子英勇牺牲的王默馨，无尽悲怆地闭上了双眼。

夜里，嘈杂了一整天的枪声、爆炸声终于消失。王默馨拄着树枝独自下山，一瘸一拐地摸到对面的道土帽峰悬崖下。借着皎洁的月光苦苦搜寻，他最终在崖底的一块巨石旁找到了妻子的遗体。

王默馨跪在妻子的遗体前，一遍遍轻抚妻子冰冷的脸庞，细心掸去她衣裳上沾的泥。7天前分路突围时的临别一幕依然浮现眼前——

分离在即，王默馨与黄君珏相对而立。妻子眼中流露出的眷恋，让王默馨不由得鼻子一酸。

但踟蹰仅是瞬间。黄君珏伸手帮丈夫抽了抽军装，然后握拳在他胸口轻轻一捶。就在抵达沁县计刀岩村的当天，分社给他俩发放了八路军军服。当晚，妻子在昏暗的油灯下为王默馨剪裁稍肥大的军装。待缝好军裤让他穿上后，妻子意味深长地说了句话：“穿上军装，就意味着真正上了前线，更意味着随时会面临牺牲！”

此刻，再次端详妻子的脸庞，王默馨心生剧痛，泪水决堤般滚落下来。

王默馨在写给岳父黄友郭的信中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和心境——

“时正午夜，皓月明净，以手掘土，暂行掩埋。吾岳有不朽之女儿，孀妇贞烈之妻，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！”

早在两个多月前，鉴于日寇的扫荡日益加剧，黄君珏和王默馨决定把出生才1个月的儿子寄养到老乡家里。日寇“五月大扫荡”惨败撤退后，王默馨返回华北分社驻地找到寄养在老乡家的儿子，并托人将他送到了岳父黄友郭的家里。临行前，王默馨特意取妻子原名黄惟祐中的“祐”字，将儿子改名为黄继祐，希望他将来继承母亲的遗志。

生于战火之中的黄继祐直到20年后，才在照片上第一次见到父母。照片的背面是父亲写给奶奶的亲笔留言：“母亲大人：这是您儿子儿媳的照片，您的儿媳已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牺牲在太行山上。她的忌日也是她的生辰。”

“红日照遍了东方，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！看吧！千山万壑，铜壁铁墙！抗日的烽火，燃烧在太行山上！气焰千万丈！”从进入根据地第一次听到《在太行山上》这首战歌，黄君珏就深深喜欢上了这激昂奋进的旋律和豪迈的歌词，她还曾带领大家一起练唱。日寇撤退后，王默馨立即带着战友们挖出了掩埋的印刷设备。同年7月1日，停刊仅30多天的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再次复刊。王默馨和战友们同声高唱《在太行山上》。雄壮的旋律激荡着王默馨的满腔热血。他仿佛听到这激昂的歌声中，有黄君珏的声音……

周末休息时，冯毅将“四有”优秀士兵奖章给父亲带回家。

入伍后，冯毅发觉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，变得越来越健谈了。有时候，父亲在电话里会聊起他和工友们之间的趣事，有时候会谈起家常琐事。父亲说着，冯毅就静静地听着。他知道，父亲这是想他了。

父亲常年在工地上劳动，落下了咳嗽的毛病。这些年，听力也有些不太好。此外，他还要经常在空中作业，令冯毅很是担心。为此，冯毅一有空就网购些营养品寄回家。父亲却总是不舍得吃，让冯毅既生气又无奈。

胡杨挺立

■ 屈旭文

“爸，吃完我再给你买，不要总想着省钱。”冯毅经常叮嘱父亲。

“别担心，我身体好着呢，你的钱还是留着以后用。”父亲总这样说。营区里生长着几棵胡杨树，到了夏天，枝叶繁茂，绿意盎然。冯毅想家的时候，就在胡杨树下停留一会儿，感受着胡杨蓬勃的生命力，他的心就静下来了。

“你要转改军士吗？”一天，班长问冯毅。

“转！”冯毅的回答坚定而有力。

那天，大风裹挟着沙粒，呼啸而过。冯毅望向窗外的胡杨，它们直挺挺地立于风沙中。不知怎的，父亲的样子、平和的叮咛，就这样浮现在冯毅的脑海中。儿时，冯毅跟在父亲的身后，总有莫名的安全感。现在，他长大了，觉得自己依旧站在父亲的身后，只是他不再依赖，而是成了父亲坚实的依靠。

那一刻，他脑海中出现一个画面。“看，这是我儿子的奖章！”父亲拿着他寄回的“四有”优秀士兵奖章，向工友们不住地夸耀，脸上溢满了自豪。



武志硕绘

家庭秀

小小的你
小小的花儿
终于开在了爸爸的枝丫

小小的眼神
小小的谜
看到哪里
哪里就被夕阳涂上了
一层层薄薄的蜜

小小的期待
小小的欢喜
爸爸也要把心里的秘密
送给你

它很大很大
又很轻很轻
就像一只蝴蝶
落在你的脸颊
李学志配文

定格

近日，新疆军区某部二级上士李建浪的妻子带着女儿来队探亲。图为李建浪在夕阳下亲吻女儿的温馨画面。
周裕斌摄

三代人的心愿

■ 马庆民

★ 家风

庆国的父亲去世早，大伯父对他一直多有照顾。大伯父打小就崇拜军人，梦想着有一天能参军入伍。谁知，那年爷爷患了重病，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大伯父的身上。

凭着勤劳善良的品质和一股子钻劲，大伯父后来入党，还被村民们推选为村支书。这期间，他先后把3个弟弟和2个儿子、3个侄子，送到了部队。大伯父经常对庆国说：“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考大学，争取以后找个好工作。”

事实上，在和几个叔伯的书信往来中，从几个堂哥探亲回家的言谈举止中，庆国早就对军营产生了向往。

高三那年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打算报名参军，庆国也动了心。他至今记得那天晚饭后，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，当他把参军的想法说出来后，大伯父一言不发。

第二天中午，庆国正在上课，大伯父突然出现在教室外。他轻轻敲了敲门，示意庆国出来。“我给你报名了。”说完，大伯父就匆匆离开了。

入伍前夜，庆国陪大伯父坐了很

久。大伯父对庆国敞开心扉：“你爸走得早，这些年你妈一个人吃了不少苦，非常不容易，再加上身体也不好。我让你考大学找工作，其实就是想把你留在你妈身边……”最后，大伯父话锋一转，“你小子真幸运，能参军到北京。等你出息了，我去北京看你，也去天安门看看升旗。”

后来，训练、考学、参加维和……庆国总是忙忙碌碌。每年，他邀请大伯父来北京，但大伯父总说村里工作忙，脱不开身。庆国知道，其实大伯父是怕给他添麻烦。

等大伯父把村里的事交给年轻人后，他却突然病倒了。那天，大伯父拉着匆匆赶回家的庆国，说：“等我身体好了，就去北京看升旗……”

后来，庆国才知道，去北京看升旗，并不只是大伯父自己的心愿。爷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，有一次全班约定，回国后一起去北京。但那次战斗结束后，全班只剩下了爷爷一个人……

今年国庆节前，庆国早早打了休假报告。只要想到神圣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的场景，庆国就不禁热血沸腾。忠诚地守卫这面国旗，不仅仅是自己的职责使命，也是爷爷、大伯父等长辈的心愿。

